

前洲行

谢春彦

瓜瓞楼冯其庸丈事

第一次到前洲，也是第一次听说前洲这个地方，更第一次知道相熟三十多年的冯其庸丈竟是此地镇上冯巷老村子的人。

上灯时分，我和设计家王震坤君下了高铁在无锡的惠山站急切地出来，痴痴等许久，竟然没有接客的——难道冯先生的帖子下错了？因为吾二人是专程来参加明晨此处“冯其庸学术馆”开幕庆典的呀！

大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当然大名鼎鼎，我熟悉的那一辈有学问的红学老人们相继凋零，他真是仅存的硕果孤独的牙齿了。张爱玲说红楼一梦梦魇，过去的百多年间，虽然国事偃蹇如梦如魔，红学曹学还是一浪一浪不止不停，冯先生自是逐浪的神龙，于清或浊中保持着书生本色，所谓“一梦红楼五十年”，不独研究成果斐然，也推动了红学大业的前进。先生说今年寿高九十，毕生学问不止红楼，极不专业的说吧，光摸摸他的《瓜瓞楼丛稿》堂堂皇皇新出的三十二卷，还能不吐舌头吗！

一热心的前洲后生不拔刀却出车相助了我们这两匹呆马，一刹那便从夜漆麻麻闯进了大光亮大璀璨，这哪里是个镇子，简直是一座规划建设得十分现代而沉稳庄重的大城市啊！车快如飞，于夜色的冬风中却令人生出“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的春之豪迈来……后生不姓冯，却也是前洲镇土生土长，更认识和熟知老家冯巷出身的冯先生的种种业绩和传奇，说得头头是道，倒也亲切有味，他甚而知道冯丈“庚辰本”的说头，真是逼出我一句“前洲真是才大气粗呀”！

无疑冯先生自然是当今无锡前洲这个在解放开放后迅速发展富得冒油色彩令人简直不可辨识相较的新市镇，最大的学者最大的才子了。气粗者不独是有钱，对文化的尊重则更表现出自宋元以来此地的伟大文人传统，在江南琼林中，自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资格，钱宾四、钱锺书等等一系列光辉的名字皆彪炳学术史册，而出身冯巷贫苦农家的冯先生就是“无锡国专”走出来的典范人物。次晨，天气大好，前洲镇政府居然在高楼新宇之侧连成一座十分现代又十分恰当融于秀水明山的文化新馆，年近百龄的国学大家饶宗颐夫子以苍劲而丰美的小篆题为“冯其庸学术馆”，澄明蓝天下，彩旗猎猎，人头攒动，身着汉官仪之服的男女小学生们，活泼而庄严地吟诵着古典章句。九十的冯丈一身玄衣，面色红润，像在一旁画着他的速写，分明见眼中晶莹的水分噙而未落。他把所书的吟经班铜牌授予这些娃娃，这比那讲坛的戏说更教我心折感动。部长、院长、校长学者们贺辞后，是老人家身上拥着黑棉猴膝上裹着毯子像一尊老罗汉那样地细说种种，他说“予今九十，三十离乡，客居京华六十年，如丁零之归来，城郭人民俱非，欣故乡之繁华，伤旧人之不得见……只有两枚千年的银杏树依旧。我是农人的子弟，什么种稿耘田的事都在冯巷的土地上做过，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老农，忘不了家乡、土地、故人和新一代的子弟……”

我画了冯丈小像，背景是他七上昆仑开创的西北七彩山丘，壮心不已，唯斯民唯学问为上上，只在空白处写下以下几句诚恳的顺口溜聊表“高山景行”之敬（见王运天先生贺幛）：

敢教奇红上笔端，丹青青绿碧于天。
人生壮丽宽堂过，瓜瓞楼头九十仙。
一笑江东名利客，昆仑七上自悠然。

从神龙架下来，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回首远峰，吞云吐雾，一片苍翠之色。从漫漫的山道走下去，沿途到处可见当地土家族人搭的竹棚。竹棚内卖的是旅游纪念品和饮料。同行的朋友们三三两两融入那些竹棚之中，我的心却早已飞到了神龙溪。

我对神龙溪慕名久矣。这不仅因为她发源于神龙架自然保护区，是巴东的著名胜景，更因为她的清纯、自然、神奇，早已在友人的描述中烂熟于心。她位于三峡之中，全长六十公里。“豌豆角木扁舟，水磨车今犹在”，完全保持了大自然的景观。枯树老藤，小桥流水，更使她成为不曾被人间烟火所污染的胜境。

我们在土家族导游唐小姐的带领下，不顾时阴时雨的天气，乘上大客车，曲曲弯弯，盘盘绕绕，在千峰云遮雾障中爬行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神龙溪漂流处。

水声汨汨，清澈见底，倒映着两岸入云的高峰，触手冰凉，沁人肌骨。

因为下雨，又兼之旅游淡季，漂流船迟迟不现。大家在细雨中等，有人就忙着拍照留念，更多的人则去拾捡那在五颜六色的鹅卵石。一小时后，终于来了两艘小船。这小船两头翘起，状如碗

远古飘来的神龙溪

许桂林

豆，土家族人称之为豌豆扁舟。船身全部用铁皮包起。唐导游说，这是为防溪底的鹅卵石擦破船身。我们穿上救生衣，每十二人一船，在船夫长长的号子声中，开始了长达十五华里的漂流。

漂流神龙溪，清风拂来，耳目为之一新。仰面，是刺破青天的两岸群峰，壁立千仞，墨黛滴翠，郁郁葱葱，或有老猿攀登，或有飞禽嘶鸣；俯首，是清澈见底的潺潺流水，七折八回，卵石擦舟，吱嘎作响。或者银色腾飞，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爵士的精神

她衣着随便，她假发干枯，她听觉严重退化，走在街上，她就是寻常上海老太太。两个年轻人将她半扶半架走上舞台，她落座琴凳时有点沉重，因为腿脚老了。但她的琴声如此爵士，如此deco，如此花哨，上海爵士里的那种口岸城市的兴致勃勃与百无顾忌，在她手指下流淌出令人感慨的巨大生命力。

她的琴声冲破寻常下午茶的一种氛围，带来一个人用一生来坚持的音乐情调——爵士的精神。她的后背驼成一个衰老的圆弧，她起立致谢时来不及及拉好裙子，但大家的掌声充满惊异与敬意，以及为她骄傲。我们与这样的老人在一起，真不敢张狂。

在我看来，她曾经留学日本，学习钢琴演奏这不是重点。她曾在百乐门大舞厅弹钢琴，也不是重点。她身上光芒四射的，是以后沧海桑田中，她如何穿过岁月再次的洗练，如何以衰老之躯储藏往昔的城市精神，如何在一曲爵士中焕然一新，这是她的熠熠闪光之处。



近日，有幸观摩了现代史诗话剧《大洪流》。促使我冒着严寒跑去剧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近些年戏剧舞台上鲜有工业题材，更何况是戏曲作品，而在上海的几大剧种中，淮剧无疑是擅长表现这一题材的。

进了剧场，才知道《大洪流》是知名青年作家管燕草的又一部力作，以前曾阅读过她的小说，也看过她写的淮剧，印象中有着古题材材，也有现代戏。然而，要在舞台上展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这一宏大伟岸的革命历史题材，对编剧而言，绝对是难啃的“硬骨头”，想来一定是花费了不少的心血。

在演绎的2小时过程中，我充分感受到了编导演的集体努力。该剧由著名导演、上海戏剧学院原副院长张仲年教授担任导演，淮剧界的领军人物、著名淮剧演员梁伟平担纲主演，优秀青年演员陈丽娟、张闯、张华等联合主演，可谓是阵容

强大，这也为该剧日后打造舞台艺术精品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该剧以一对苏北来沪的青年恋人在大革命洪流中成长、成长为革命者的过程，从一个小而巧的视角揭示

如诗如歌《大洪流》

凌寒

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展现了1926—1927年的历史大事件，凸显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工人阶级的发源地——上海这一座红色的城市。

我不能不提及《大洪流》的导演手法，该剧运用了以LED与舞台相结合的表现手法，称得上是全新的数码时代新淮剧，它将舞台语汇和影像语汇天衣无缝地融合到了一起，让观众享受了一场视听盛宴。这在戏曲舞台上并不多见，无疑是“都市新淮剧”之后的又一崭新阶段。剧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这样几个



或者水蛇蜿蜒；到了激流处，大山突然迎面撞来，引起一片惊呼。船夫竹篙一拨，却又化险为夷。之后则一马平川，水平如镜，万籁俱寂，只闻各种飞禽走兽之声。耳边水声，跟前胜景，远近不同，如入仙家之地。

导游唐小姐兴致勃勃，一会儿指点各处景观，一会儿即景出谜让人竞猜，一会儿又唱起嘹亮悠扬的土家山歌。应我们的请求，她又教了一首民歌给大家，这民歌很奇特有趣，每唱完一句，全船人就齐喊一声：“伙计！”一时“伙计”之声此起彼伏，在山间回荡不已，引起大家的阵阵欢笑。

十五华里的神龙溪漂流终于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上得岸来，眼前还变幻着那种神奇；耳边还回荡着那潺潺的水声。神龙溪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就那么静静地流淌着，执著而清纯，自信而明丽。

十日谈

人文地图

明日请看一篇《台湾一周，难忘三景》。

天气明显冷了。上午9点已过，窗玻璃上还爬满了细细小小的水珠，迷蒙一片，那是室内外温差悬殊生成的。

葛伟谋顺手从案头抽出两张洁白的餐巾纸，轻轻擦去一块水雾，从清晰“小孔”往外瞧去，但见路边的梧桐树已经悄然卸装，掉尽了所有黄叶，只剩下横空交错的枝桠，绿化地也少了精神，萎靡着倦容，不见了昔日的嫣紫嫣红。他转过身来，摸摸相伴自己七八个年头的红木“老板台”，是冷的，再摸摸坐椅高高的靠背，也是凉的。要是在以前，早就有人帮他测定室温，把空调“轧”到24摄氏度，据说这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温度。

自他坐上了集团第一把交椅，每天上班走进带有卧室和洗澡间的办公室，拥抱他的是四季如春。贴墙的一排书橱是用小叶紫檀木打制的，桌上仿古电话机的筒把是镀金

段落：男主角李根生为寻找卖身纱厂的恋人王桂兰，只身一人来到了上海，却目睹大刀队屠杀工人、瓢泼大雨中的黄包车、女主角王桂兰江边拜堂、李根生痛失恋人的大悲唱段，攻打北火车站精彩的武戏，最后火车竟轰隆隆开上了舞台，李根生驾驶火车冲

向敌人的封锁线……全剧由此推向了高潮，夺人眼球，动人心魄！台下叫好声连绵，掌声如雷，完全被现场的气势所震撼，更为男主角英雄主义的悲壮命运扼腕！

我在没有观看这出戏之前，还有一丝担心，生怕这类题材会比较“难看”，题材难免会高大全，然而在观看时，却完全被人物跌宕的命运牵扯，紧凑、紧张、好看！编导在刻画男女主角的爱情时，显得十分细腻、温情脉脉，充满了人文关怀，真正呈现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血与肉”。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上海工人运动史上意义重大，它与上海这座城市息息相关，反映这一题材的戏曲作品我尚未见过，能将淮剧擅长演唱、表演、开打等程式化表演与革命历史题材结合得如此浑然天成，尤为难得。主演

老话

大耳

我们都以为自己非常重要，因此不轻易给自己放假。每天劳碌营役，也许多少是为了钱，但还有一种心理因素，那就是：“公司里有很多事情，如果没有我，无法继续下去。”

没有你，就办不到吗？事实和想象中，应该有很大一段距离。

自视过高算是一种病，而且拖累自己。全年无休地工作，疲劳也不休息，以为缺少“我”在，会弄得不可收拾。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有人认为自己职位重要得不得了，很怕放假，工作就接不下去。”罗素还说：“如果我是医生，我会开个叫做放假的处方。”实行以毒攻毒的处方。任何工作，没有谁是必需的，你在或者不在，最后都可以办得到。

想开以后，在新的一年里，感觉累了，就给自己放个短假。

别忘记，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老话是老了些，却是经验之谈，不妨听从。

的，集合起来散发着骄人的名贵气息。这些办公设备皆为一个过从甚密的江苏老板所送。葛伟谋曾去当地考察过，回来后替对方在一家报纸上变魔术般炒作过。

温度

曾元沧

有一回乡下舅舅来看他，面对如此气派的排场，吃惊得目瞪口呆，对他说“阿伟，你们是国家单位呀，是不是太过了，你就不怕群众戳脊梁？听我一句……”他嗫嚅了一阵，淡笑不语，那意思分明在说：你还老脑筋，都什么年头啦！这是我应该享受的。舅舅转达乡亲们的心思，家乡的老年活动室破旧了，多少不

论，请他捐助点维修钱。他立马皱紧眉头，说：“舅舅，你不知道我手

头有多紧，爱莫能助，希望乡亲多多谅解。”其实，对正在风头上的他而言，赞助点真的不算了什么。舅舅一直以村里出了这么一个“局级外甥”为自豪，这回让他伤心、失望了，外甥竟变得不如村上外出的打工仔对家乡有公益心。葛伟谋忘了，当年走出乡村读大学的的一笔路费是由乡亲们筹集的。

办公室温度变化的时间节点就在前几天——他被调离了。舅舅的担心并非多余。调离消息既出，“行情”旋即大变，进进出出，前不再有“呼”，后不再有“拥”，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

他原想打个电话给党委办副主任，即每天他上班之前为其调好室内温度的那个人，让他来“站好最后一班岗”，又一转念：人家妻子瘫痪在床多年没有去看过一次，工会送来的关于他家庭困难的补助报告，几个月过去了还

梁伟平无论在唱念做打还是在演绎李根生这个小人物的把握上，十分到位。

正如《大洪流》的副名一般，该剧大气、磅礴、壮丽、柔美，在舞台上宛如一曲壮美的诗歌在流动，虽然尚有推敲之处，但我的心已被深深打动了。

我们都非常重要，因此不轻易给自己放假。每天劳碌营役，也许多少是为了钱，但还有一种心理因素，那就是：“公司里有很多事情，如果没有我，无法继续下去。”

没有你，就办不到吗？事实和想象中，应该有很大一段距离。

自视过高算是一种病，而且拖累自己。全年无休地工作，疲劳也不休息，以为缺少“我”在，会弄得不可收拾。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有人认为自己职位重要得不得了，很怕放假，工作就接不下去。”罗素还说：“如果我是医生，我会开个叫做放假的处方。”实行以毒攻毒的处方。任何工作，没有谁是必需的，你在或者不在，最后都可以办得到。

想开以后，在新的一年里，感觉累了，就给自己放个短假。

别忘记，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没有批下去……他不禁长吁了一口气，把拿起的镀金电话筒搁了回去。

就在葛伟谋失落沮丧的当儿，响起了熟悉的敲门声，一记之后紧接着两记。“是他！”打开门，果然是。

“葛总，知道你要走了，应该来帮你收拾收拾。对不起，来迟了。”党委办副主任环顾办公室之后，从低声部发音，“不巧，昨天晚上帮孙子洗澡不小心让他烫着了，一早送他到医院去看。哎，其他人是靠不住的，都说‘隔代亲’，想拍拍孙子马屁，结果没有把水的温度调好，烫了小屁股，痛了我的心。”

葛伟谋自然了悟他的话外音。这个人总体不错，向来听话，可是没为家做过什么，现在一切都晚了。

“对、对对，隔代亲，隔代亲，有这种说法。”葛伟谋浅讷了半晌，也许是良心发现，问了一句，“你妻子现在还好吗？”“谢谢老总关心，因为并发症，她上个月就走了。”

葛伟谋呆呆地坐在靠背椅上，看着副主任把墙上的一幅南京著名书法家送给他的字取下来。那上面写的其实也与温度有关：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蒹葭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贴近葛伟谋的人都知道，河豚乃是他的最爱，拼死也上，每年清明前后都要让司机送他去江苏扬中饱餐，而且连吃带拿。鸭子知水温，能准确报道河豚信息，却不能帮他提供上任下温度变化的预报！

人的“出发地”未必能牵引人的一生，路在脚下，秤在众人。人与人的不同似乎在于坐的那把椅子，由此出现的“温度问题”就不奇怪了。



梅花图

(中国画) 孙毅